

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杨 遥

设一个新世界,这里面反映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还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我们要通过书写历史,让人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们还应该深入当下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用瞬息万变来形容毫不夸张。2020年之前,人们坐火车还需要用身份证取车票,验票进站。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今天进站只需要刷身份证,车票都不用了。这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我出生在农民家庭,许多亲戚同学朋友至今仍是农民,自己也在农村工作过多年,自认为对农村工作很是熟悉。2018年开始下乡驻村扶贫,才发现现在的农村已经大不一样。1998年我大学毕业,面对农村的主要工作是收摊派,“三提留”“五统筹”;当下的主要工作是乡村振兴,再往前推,是脱贫攻坚,给农民送政策、送服务、送资金,一收一送,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点点滴滴的变化更多。

这些年一直在学习,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写脱贫攻坚时遇到的几个采访对象,他们都在吕梁。一位是月嫂,30多岁,她的丈夫是司机,儿子读高中。她不是贫困户,但她心甘情愿去当月嫂,认为凭劳动挣钱过好日子天经地义。为了多挣钱,她离开家乡,远赴汕头、深圳,甚至报名去加拿大,因为给那儿的华人当月嫂收入更高。她的想法是,每年换一个国家,今年加拿大、明年美国、后年日本……钱也挣了,还能开眼界。去年因为疫情,她不能出国,居然花了万多元通过网络培训考了五个证,提高自己的“身价”。还

有一位做月饼的女工,50岁,因为遭遇家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了婚。为了学会电商销售,一次“顶替”村里其他人的名额去参加培训,学完之后觉得不够,又让女儿为她报名再去学习。她们这种学习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我周围许多所谓的“文化人”。在一个山区县采访时,一个村子的人都靠搞装潢滋生,我问村支书人们去哪干活,他回答说:“你心有多大,去的就有多远!我们村的人去得远了,有去北京的、上海的。”我提到的只是个别一些人,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活跃在各个阶层,他们会聚起来,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书写,我们永远应该铭记,永远应该践行。写好这些人,我们就会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如果说上段话指出的是写什么,那么,下面这段话指明的是怎么写。首先是学习借鉴,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里既包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外的文化精华。其次是写作的态度,要抱着建设性的目的,真诚客观地去写。我读狄更斯和契诃夫的作品总是被震撼,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充满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也应该拿出自己的爱,写好我们的这个时代,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山川踏遍成诗篇

李秀金

“越野车驶进狭窄陡峭的山谷,前几天下过的一场雪突然变得厚起来。在县城,这场雪已被冬日有些疲软的阳光晒化,而这里,宛若雪下在昨日的晚间,厚厚的,在车轮底下打着滑……”

这是我写于2020年春节之前,跟随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去胭脂洞采访的一段日记。其时,关仁山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务院扶贫办下达的任务,为阜平的脱贫攻坚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太行沃土——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纪实》。这个任务意味着关仁山的脚步要踏遍阜平的山山水水,去寻访每一个令人感动的人物、每一个荡气回肠的瞬间。

胭脂洞是他寻访过的众多的阜平自然村之一。阜平有许多这样的自然村,用文人的描述就是“生存在大山的褶皱里”。这些大山有的巍峨,有的峭拔,有的端庄,有的灵秀,但褶皱里的村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层层叠叠的大山遮盖住,沿一条陡峻、像蛇一般蜿蜒的山路攀爬,梳子似地梳理开茂密的树木和枝叶,在半山腰蓦然看到石砌的墙角,才猛然意识到,哦,这里藏有一个村庄!

这样的村庄在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中,率先成了规划中的移民搬迁村。

与村民下山的脚步正好相逆,关仁山要沿着他们下山的道路走回这些褶皱里。刚刚接受的任务让他像只辛勤的蜜蜂,把散落在2496平方公里大山深处隐藏的感人故事一一发现并挖掘出来。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也无疑是对平原长大、身体微胖、长相儒雅的关仁山脚力的一个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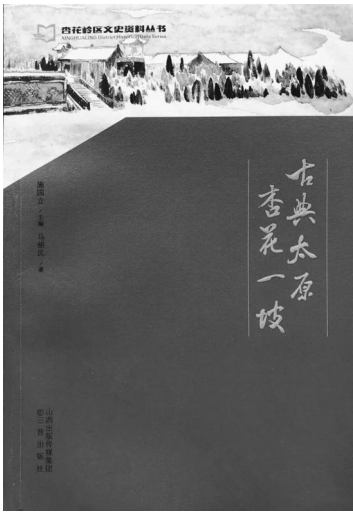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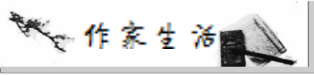
来胭脂洞之前,寒风刺骨中他已在阜平采访了一周。老天好像故意考验他,连续下了两场雪,雪不大,但像狗皮膏药般黏在崎岖的山路上,山风扬起沙子般的雪粒,砸在车窗上噼噼啪啪地响,底下的车轮像风扇一样呼呼地旋转。车上关仁山的大脑也在旋转,大脑的旋转把民生问题、国家政策和他的正构思的篇章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白天采访一天,晚上加班把采访的内容整理下来,路上又开始了第二天的思考。这些思考贴着百姓的生活,因此文字就带上了百姓浓浓的气息。

胭脂洞四周都是雪,从山顶穿过来的阳光打在一头挂在树上已被开膛褪毛的猪身上,旁边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围着一群人。这是已经搬到新民居的村民,趁雪后初霁的大晴天,把喂养了一年的猪杀掉过年。关仁山喜欢这样喜庆的场面,他立刻投入到人群中,同他们握手寒暄,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新民居还适应吗?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对农民的理解和热爱,迅速让他由一个城里人变成乡村人,由一名作家变成普通人。老乡围住他,七嘴八舌地和他拉家常。他拿出采访本,在嗖嗖的冷风中,记录下每一个村民的话语。一个入赘到外县的男子对阜平的变化有些艳羡,问他能不能帮忙再把户口迁回来。关仁山笑道:“这得问你媳妇愿意不愿意?”

笑声中,事先联系好的受访人把关仁山拽到家里,拿出自家炒的瓜子。关仁山和老乡面对面坐到炕沿上,像多年不见的朋友,聊得热火朝天。悲伤处,他和讲述人一起唏嘘哀叹,甚至流泪,高兴时两人一起爆发出笑声。临走,关仁山要了老乡的联系方式,说过完年再回到新民居看他。老乡把一把瓜子装到关仁山的衣兜里,关仁山不要,两人断绝的样子,像极了抢着吃了一顿便饭。

为了完成这本书,关仁山采访了一百多人,书写了数不清的感人故事。以他居住的职教中心公寓楼为核心,路线呈四散状散开,在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沿不同的山路盘旋,然后钻入不同的山村。即使土生土长的阜平人也不见得钻过这么多沟,走过这么多路。他就在阜平的山山水水间穿行,露珠打湿了他的衣裳,阳光洒在他的肩头,使他浑身洋溢起暖暖的金。

关仁山采访过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互留联系方式,有的三番五次邀关仁山到家吃饭,有的临走还把刚刚采摘的大北瓜搬给他。关仁山经常为这份淳朴的感情动容。他动容的方式,就是反反复复讲述他们的故事,情到浓处,眼里满含泪花。他说,阜平的山川他走遍了,又结识了那么多淳朴的老乡,同他们有了亲人般的感情,这是他写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古典太原 杏花一坡》封面

“鲜活太原”的现实意义

——读《古典太原 杏花一坡》

傅书华

如何让抽象的地域性的历史、时代,人的存在形态的演化、变迁,成为可观可感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具体实在,彰显这一实在的意义、价值是什么?这是我读马绍铭的《古典太原 杏花一坡》(三晋出版社)后,盘桓在脑海中的求答之问。这本书亦文亦史,以七十八篇生动活泼的文字,通过文物、地名、自然风景、人事典故等等,介评了古城太原的上百件史实,让今人对太原有了切实的了解。

一直以来,总觉得,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概括、抽象、整体的历史形态多,有血有肉细节丰满具象呈现的历史少。一直以来,总觉得,在我们的自然、人文景点的解说中,表象的多,有血有肉的少,有神有魂的则近乎于无。而能把还原历史与自然、人文景点二者融为一体的,则少之又少,更不要说,能把现实日常生活因为有了历史纵深的支持,而具有了深度与力度。

但马绍铭的这本书,却有着这样的功效,让太原人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之场所、景象中,眼睛在惊奇中一亮,看到了熟悉的陌生,陌生的熟悉,并因之给自己以新的形性思考,以人生的新的启示。也由之使太原之外的人,在此启示下,能够举一反三,对自己的身甚至由身而心的所处境,有了具体的了解太原的功效,则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让我试举几例,让读者诸君以一斑窥全豹。

前些年,汾河太原段,河道干枯。但你看作者在《楼船素波,才是汾河的原风》中告诉我们,至少在唐中叶以降,汾河还有着“万木下汾河”的盛况:“那些在汾河岸边生长了千百年的巨木放倒后,就近滚进支流汇入汾河……最终驶向长安开封,成为巍峨宫殿中的雕梁画柱。”是汾河两岸

之人,为了生存,不断扩大农耕,农田吞噬林木,以及对林木的超大量砍伐用以建筑,造成生态恶化、汾河断流。

其实,即使毁了汾河作代价以成就了巍峨宫殿又如何呢?作者在《太原的石狮坡和坡子街》中告诉我们:“满清新创国,狂飙突进的他们发誓涤荡明朝政权一切‘污泥浊水’……因此太原城那座富丽堂皇的晋王府宫殿群被莫名大火焚毁。”

朝代更迭之际,类似情形每每发生,建了毁,毁了建,循环往复,令今人回首时心痛不已。杜牧的《阿房宫赋》不仅仅为阿房宫毁于大火痛惜,更为“后人而复哀后人”所感叹。

作者在同一文章中还告诉我们,不仅物质形态如此,语言形态亦如此:“于是‘红四牌楼街’改为‘红市街’,‘鱼池街’改为‘大街街’,‘太子巷’改为‘察院后’,‘石狮坡街’也改为‘平顺街’……但‘平顺街’却始终不能被太原人接受……太原人索性把‘石狮坡街’和‘坡子街’合二为一,把这条老街改称‘坡子街’……沿用至今。”

这里有着语言对记忆的收编,这里也有着民间对强权的对抗。而发生民国时期文学大师巴金与生活在坡子街的文学女青年戴莉的现代故事,更增添了坡子街历史沧桑的丰富与深刻。

大到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如汾河、晋祠;行政治所,如“督军府”;再到历史事变,如“简襄之变”与“胡服骑射”;战争风云,如“春秋晋阳之战”;文人逸事,如“西晋四个文人的晋阳时光”;宗教兴衰,如“龙城三百三十寺”;文教风貌,如“晋溪书院的‘学生守则’”“‘太原工人俱乐部’沉浮一甲子”;甚或日常饮食,如老太原“十大名吃”及“河捞面”“豆腐干”等等,林林总总,无所不及。

太原人的生存、存在形态的揭示与演化,于此中得以具象化的实在体现,并层累性的积淀于太原人的身心,内化为太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形的是太原人的血肉,无形的则是太原的魂灵。

中国古文化,一向强调的是形神兼备,或神似重于形似。以此观之,《古典太原 杏花一坡》一书,血肉丰满,但魂灵略欠。辜鸿铭曾有名言大意云: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去有形易,去无形难。换一个视角,这也是对形与神关系的最好阐释。

或问,既然太原及太原人形神兼备何在呢?答曰:这是一个对话的时代,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在比较中更为深刻地认识自身,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完成相互的构建,区域之间也是如此。

现实题材网文创作值得期待

黄西蒙

近年网文生态的一个新变化是:现实主义的风格越来越受欢迎,甚至现实题材的作品超过半壁江山,占比60%以上。从题材上看,医疗、抗疫、脱贫、工业与服务业等创业题材很受关注,这也大体与社会现实保持了“同频共振”。

现实题材占据网文半壁江山,这或许让一些人吃惊。毕竟,在不少人的固有认知中,网文总是跟各种架空虚构相关,要么是“脑洞大开”的穿越题材,要么是带有一些白日梦色彩的男欢女爱故事。正因如此,网文一度被一些人贴上了“低俗无聊”“文学价值很低”之类的标签。

上述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中国的网文发展的确有一个疯狂扩张、泥沙俱下的时代。但是,随着网文发展逐步走向正轨,中国的网络文学开始更加与现实贴近,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与严肃写作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了“网文出海”的大趋势——外国读者阅读中国的网络文学作品,成了中国对外现实文化魅力与影响力的一个渠道。

因此,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如今现实题材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不意外了。首先,书写现实是纯文学的一大主题,网络文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开始与纯文学变得相似,不仅说明二者的边界正在模糊,更说明网文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愈发密切,网文的社会属性更加明显。

从古至今,文学的价值可大致划分为“载道说”与“载

格式显现规范与规律,格式化却是一种从众的按部就班的情性思维灾难。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自然有其基本格式,然而,写作者深知,最难突破的就是自己的格式化写作,尽管一再敲打自己警觉,但笔下敲出的文字,依然是熟门熟路的格式化。

单说散文。

大量乡土描写的雷同,地分大江南北,人亦各居东西,落到笔下,却少见鲜活,是我们的生活缺乏色彩吗?肯定不是,缺少的只是眼光,大多数时候,我们只关注了表面,甚至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美词使用,而忽视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及人性挖掘。海量的山水游记,身游如痴如醉,描述栩栩如生,也搬进了不少历史文化,但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小视角中,浮光掠影,见识浅陋,此处与彼处,真的如此相像吗?肯定不会。常见的体验式非虚构写作,场景如影如形,叙述如泣如诉,丑陋与真实,悲伤与撕裂,令人极度窒息,世界仿佛就要毁灭,沮丧与仇恨迅速升腾,善良与阳光似乎难得一见,但此类描写就一定真实可信吗?这是社会的主流吗?其实不见得。一切缘于格式化,格式化的文字、格式化的眼光,极易生就狭隘眼界。

格式化成为写作灾难,或许正是绝大部分写作者自我感觉良好之时,因为他们的作品正源源不断出版,且常常卖得好价钱,即便有村尖的批评家严厉指出他们在过度消费自己的信誉,严格格式化自我,他们偶尔亦会作痛苦不堪状,不过,几杯酒下肚,大量银子进账,也就释然了。

南宋嘉定元年(1208)秋,陆游看着常陪伴在身边的小儿子邈,想着自己还有那么多不满意的作品,于是写下了著名的《示子邈》诗,其中有两句经典告诫: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这是一个老人写给儿子的经验之谈,这是一个老师写给学生的谆谆教诲。写诗实在是一种综合的功夫显现,来不得半点小聪明。你真的想学诗,一切功夫都在诗外。功夫在诗外,是陆游写了海量诗歌后得出的生命体验,也是破除格式化写作的秘器之一,至少可从三个层面理解。

其一,建立起具有鲜明个性的阅读坐标。就陆游个人的阅读史看,不同的时期,他都有不同的喜欢对象,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每一个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然而,这仅仅是诗歌,陆游还沉浸在大量经史子集及道学佛学典籍的阅读中,也就是说他,他的儒释道是圆融相通的,既深入研究,又能互相结合。

其二,到火热而真实的生活中去。阅读依然还是停留在纸上,而“绝知此事”,却一定要“躬行”,诗文都讲究作者的亲身体验,到不到现场感受,结局完全不一样,生活实践中,有料想不到的生动细节,那些细节常常让虚构缺乏想象,可以这样说,大海有多宽,生活就有多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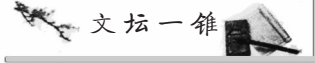
其三,生命经验的积累与打通。夔州是陆游诗风发生改变的重要节点,年轻时喜欢杜甫,然而,只有到了夔州的陆游,才真正进入了杜甫内心丰富而驳杂的世界。杜甫在夔州的那种困苦和煎熬,与陆游自身的艰难处境,一触即然,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这个鸡肋似的通判,不当也罢,更痛苦的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实现。而南郑前线短短的八个月,则让他澎湃的诗情一直持续到终生。


话说回来,功夫在诗外,其实,依然在诗内。三方面有机融合,如茧一样缠绕的格式化,才有可能被冒犯与突破,文学史上的不朽才有可能诞生。

儿子都已经生了两个的陆邈,听了“功夫在诗外”,似乎懂了,虽然数年后,他踏着老爹的脚步到严州做知府,但他的文学成就,却远不及老爹,他没有老爹那种阔大而激情的天地情怀及人生曲折悲伤的体验。

消除写作格式化灾难,靠不了别个,只有写作者自救。

洞庭湖边,湘君初见湘夫人,异常之美,心头突如数百只小鹿乱撞,于是,非格式赞美如旭日朝阳,从心底喷薄而出。





李兴玉(89岁 省检察院离休干部)

本版面 toward 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者刊载。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孟中收;邮政编码:030002。或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vzm0227@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